

咖 哩

雞

文：許明暉
圖：陳克華



這是他們搬到新房子的第四天。雖然這附近很偏僻，但畢竟這是一棟完全屬於他們的房子。

她聽到摩托車的聲音，急忙從廚房跑到大門口。雖然她整個下午都很忙，但還是抽了空略施脂粉，她不希望他累了一天後回家看到一個披頭散髮的黃臉婆。

他一邊停放摩托車，一面朝她笑了笑。

她要他把咖哩粉給她，然後去洗澡準備開飯了。她只缺咖哩粉就可把晚餐的咖哩雞做好了。

糟糕，忘啦！他一下班就急著趕回家，忘了買她交待的咖哩粉。就爲了咖哩粉還出去一趟？最近的雜貨店也要十分鐘車程呢！算了，反正晚餐也不一定吃咖哩雞。

算了？早上出門以前她跟他講過一次，中午在電話中又提醒過他，他居然忘記了。她開始數落他，越來越不關心她。

不關心她？昨天的麻油、前天的洗衣粉，他還不是都買了，今天實在太累了，急著回家，才會忘了買咖哩粉，她難道一點都不能體諒？



她要他再出去一趟，因為整道咖啡雞已經費了她兩個小時，她可不希望爲了沒有咖啡粉而全功盡棄。

他不得已一邊發動摩托車，一邊對她說，妳越來越像妳那頑固的母親了。

聽了這句話，她臉整個變白了。她開始大聲的叫罵。告訴他是他忘了買咖啡粉，沒有理由把她那善良無辜的母親扯進去。

他也提高了聲量，提醒她，他已經在辦公室裏累了一天，回家後不該再受這種氣。

受氣？她可不頂愛吃咖啡雞。這全是爲了他準備的，這算給他氣受嗎？

哇噻，天下雞肉吃法有那麼多，難道她只會作咖啡雞？他覺得她純粹在找碴，他決定不再理會這種無理取鬧的女人，把摩托車熄了火，逕自往屋內走。

她的臉由蒼白而漲紅了，她覺得

他太過份了，所有家務都要由她動手，即使像買瓶咖啡粉，他也不肯代勞一下，她終於不自主的哭出來了。

他還是不準備理她，開了熱水器，就往浴室走。

這使她更爲光火。開始埋怨，該聽她母親的話嫁給另一個男孩子，天下隨便一個男孩子，至少也比他體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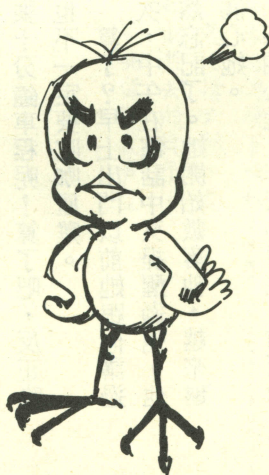
在浴室裏，他把水龍頭開到最大



，希望藉此掩蓋住她喋喋不休的聲音。他覺得她實在不該再提另外那個男孩子。結婚三年來，他拼命賺錢，來達成她擁有自己房子的希望。而且一下班就急著回家陪她，難道這一切都只因爲忘了買咖啡粉就被抹殺？

他進了浴室後，她本來打算去熱一熱晚餐，等他洗完澡就開飯。以前幾次口角不是都這麼就算了，可是她一走進廚房，看到爐子上那鍋雞肉，

不禁又怒從中來。爲他準備了兩個多小時，他居然連十分鐘都不肯犧牲，怎麼能這麼輕易就原諒他？於是她到客廳坐了下來。



洗完了澡他決定該停止這場風波了。只要她好好的說，他甚至準備去買咖啡粉。看到她坐在客廳沙發上，他朝她走去，並動手去牽她的手。

可是她把手移開了，狠狠地告訴他，沒有咖啡粉就別想吃晚餐。

她居然用這個來威脅他了，爲了一點咖啡粉，微不足道的咖啡粉，要他拖著疲倦的身體去奔波——即使如此他並不準備拒絕的，可是用晚餐來威脅他，甯想。他告訴她，只要花錢到處都可以吃晚餐，甚至要找個漂亮的女人陪著，也不困難。

這就對了，他終於自己說出來了，他果然是有了別的女人，她現在才覺得她母親沒說錯，他不是可靠的男人，她告訴他如果她嫁給另一個男孩子，她必然比現在幸福。

他可受不了，爲什麼老提那男孩？他的左手迅速抓住了她的手腕，把她拖了起來，不過他的右手距她臉頰幾公分的地方停了下來。他告訴她他不反對離婚。然後放下她。走到門外，騎了摩托車走了。

客廳裏就只剩下她在啜泣了。離婚就離婚，有什麼了不起？她也讀過書，也能賺錢養活自己，難道沒有他就會餓死？

他把摩托車的油門開到最大，在馬路上奔馳。爲了一點咖厘粉，她能鬧成這個模樣？這樣的女人還能相處一輩子嗎？他騎著摩托車經過了雜貨店，不過他沒有停下來，繼續漫無目標的往前騎。

現在就只剩下啾啾的蟲聲，伴著她了。電話還沒裝好，否則至少她可以打電話給朋友。可是現在她該做什麼呢？她實在不曉得他爲什麼會變成這個樣子，他不是一向很體貼嗎？爲什麼他肯花整個星期天搭花棚，卻不願犧牲十分鐘去買咖厘粉呢？

他繼續在馬路上高速的飛馳著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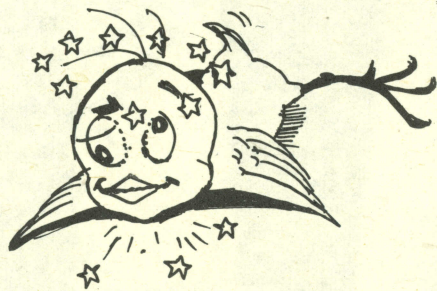
迎面的清風使他的心情稍微冷靜了些。他或許這幾天她太累了，換個新房子，要做的事實在太多了，這是她表現這麼失常的原因吧？

她望著牆上的結婚照，開始感到有點後悔了。畢竟他不過是累了忘了買咖厘粉罷了，爲什麼要鬧成這場暴

風雨呢？天啊！她真希望沒發生這件事。

他騎著摩托車經過公園時，把車子停下來了，這是他和她從前常來的地方。他想起曾在這兒向她保證要做個最體貼的丈夫，可是今天他是不是因爲太累了而做得有些過火呢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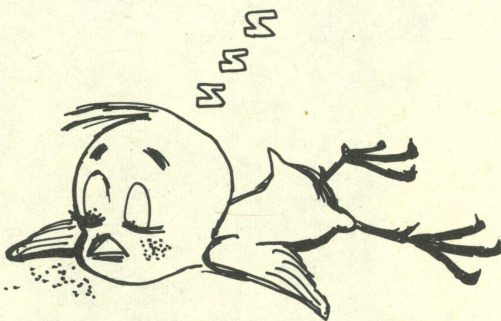
她在客廳裏不斷踱步，最後她決定做些事來彌補剛才的一切。她不确定他何時才回來，可是她覺得如果他回來時有一頓熱騰騰的晚餐，當然包括他愛吃的咖厘雞，也許情況能夠改



善，可是咖厘粉呢？難道要走那麼長的一段夜路去買？好吧！就這麼決定。她帶了手電筒，關了門心驚膽顫地爲了一點咖厘粉向恐怖的黑夜挑戰去了。

他在公園裏越來越覺得實在沒有理由爲了點咖厘粉鬧成這個樣子。他準備回家去了。先到花店買束花——好像小說上都是這個樣子的——然後到雜貨店弄點咖厘粉。他毫不遲疑的發動了摩托車。

他們是在雜貨店中相遇的，他看到她手上的咖厘粉，他看到他手上的玫瑰花，他和她都沒有說什麼，因爲她和他明白彼此的意思。



他載著她回家了，她很快就把咖厘雞弄好，於是他們便熄了燈，點上蠟燭，在盛開的玫瑰花前吃起晚餐了。